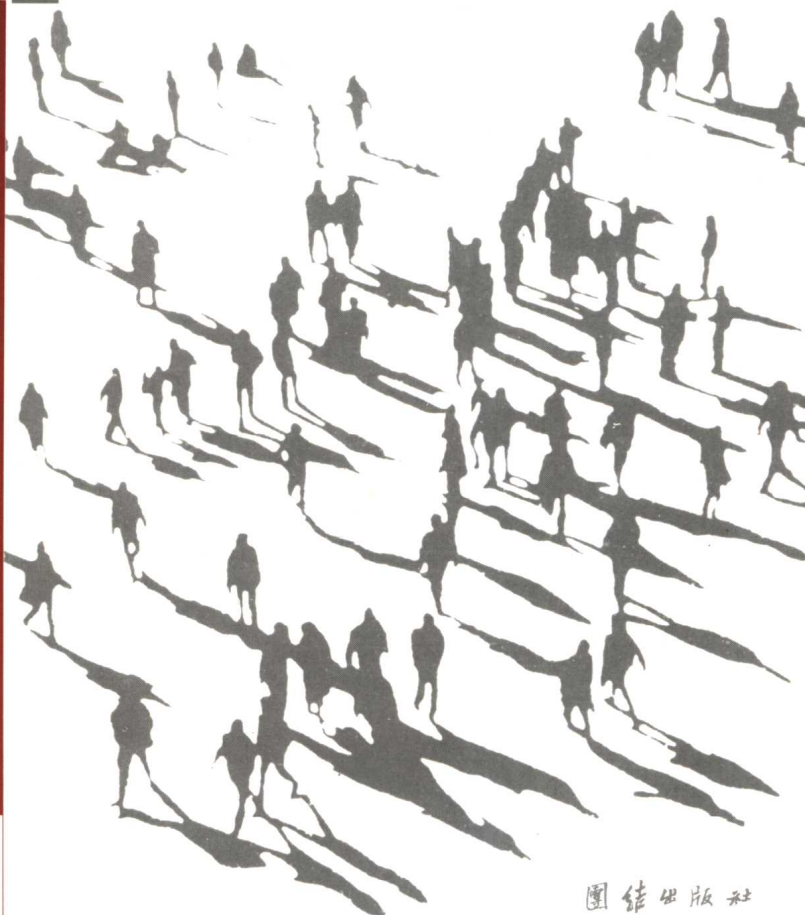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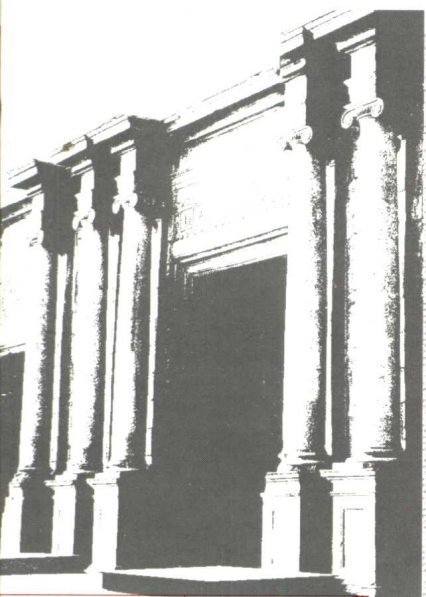


MINGPAIDAXUEMINGSHIJIANGTANG



名牌大学
名师讲堂



朝向事情本身

——现象学导论七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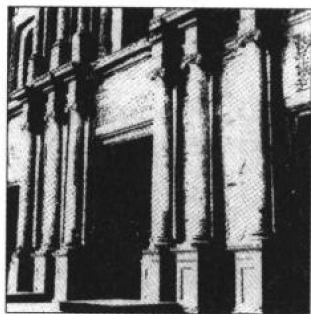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

张祥龙 ◆ 主讲

团结出版社



名牌大学名师讲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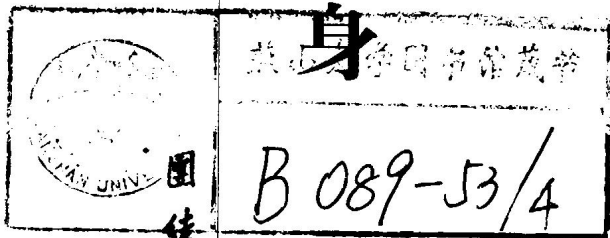
朝向事情本身

——现象学导论七讲

北京大学

张祥龙◆主讲

朱刚 林丹 整理



05
10
01



0406662

-66

84020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张翔龙著；朱刚、林丹整理 -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 1

(名牌大学名师讲堂)

ISBN 7 - 80130 - 678 - 3

I. 朝… II. ①张…②朱… III. 现象学 - 文集

IV. B08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5614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 (010) 6513. 3603 (发行部) 6524. 4792 (编辑部)]

<http://www.tuanjiechs.com>

E-mail: unitypub@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东方印刷厂

开本：670×970 毫米 1/16

印张：24.25

字数：390 千字

印数：8000 册

版次：2003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2003 年 1 月 (北京) 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 - 80130 - 678 - 3/B·33

定价：46.00 元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课程目的

本课的课名叫“现象学导论”。我们这门课还是以读书为主干，虽然我也要讲不少，但我所讲的主要作用是揭示书和原文的内在含义。

今天第一讲是概论，不需要多少文本。然后先讲胡塞尔的《现象学的观念》，这本书作为现象学的导论部分比较合适。第二个文本是《逻辑研究》，主要涉及第一研究，以第一章为主。第三，《经验与判断》，这代表胡塞尔晚期思想。第四本，海德格尔的《宗教现象学引论》中的一节，主要讲海德格尔的方法论的形成。第五，海德格尔的《语言的本性》。这门课除了讲现象学基本观念和现象学方法，我比较注重语言问题；还有时间问题，性爱问题，主要给大家一个感受：现象学由于在方法上的突破，它能够处理各种以前的哲学处理不了的问题，而且处理得有独到之处。第六是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只涉及其中的第五、六章。第七，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这本书是对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一研究的一种批判性的诠释，从那里引出德里达自己的思想，这本书（和另外一本书）实际上是德里达思想的起源，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德里达，哲学上的德里达；不像他后期著作，做了过多的语言游戏，有时让你看不大清楚。

假如讲课时间不够，以上的讲授内容就会被压缩一些。参考文献都与这些有关，其中一本是雅各布森的《话语分析初探》。这门课有时要与其他流派的思想家作对比，比如结构主义，弗洛伊德，还有中国的思想。雅各布森是法国结构主义的来源，在我看来很有意思。还有《舍勒选集》，主要关注关于“羞感”的一篇和关于“怨恨”的一篇。舍勒的特点是比较早就把现象学的方法用到了传统哲学一般都不会处理的一些问题。

目录

1	现象学的概况、来源与特点	1
	现象学概况	2
	现象学出现的背景和来源	6
	现象学的特点	18
	课堂讨论	24
2	现象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释读	27
	胡塞尔其人及此书出现的背景	28
	“哲学的思维态度”的要义及“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 ——《小观念》第一、二讲	33
	课堂讨论	50
	认识论——现象学的还原 (Reduktion, reduction) ——《小观念》第三讲释读	53
	意向性与一般之物的自身被给予 (本质直观) ——《小观念》第四讲	56
	课堂讨论	59
	问题讨论	64
	课堂讨论	77
	构成——意向性的根本功能 ——《小观念》第五讲释读	78
	课堂讨论	83



语言的表述与意义——一个现象学分析与本质直观的案例:《逻辑研究》的第一研究的第一章 99

3

引论	103
表述与信号的区分	108
指示(Anzeigen, indication)的本质	109
表述:有含义(Bedeutung, meaning)的符号	113
课堂讨论	145
含义	148

发生现象学一瞥——经验的视域结构与被动发生

4

静态的现象学与发生的现象学之间的区别	170
经验发生的视域结构	173
课堂讨论	191
被动发生问题	195

海德格的存在论——解释学式的现象学 205

5

海德格尔其人	206
海德格尔思想的形成	
——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形式显示	215
《存在与时间》	232
课堂讨论	245
海德格尔的“语言的本性”(Das Wesender Sprache)	251

身体与性爱——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管窥

6

从胡塞尔到身体现象学	279
身体——意义的纽结和发生场	286
人类的和思想的“性”、“爱”在哪里?	301

7

德里达的《声音与现象》	329
《声音与现象》的基本特点——英译本“前言”	332
导论	338
第一章:符号与各种符号;	
第二章:对于指号的还原	348
作为独白的意指(意味)	351
第4章:意指与表象	356
附录:引文注释	375

现象学的概况、来源与特点

- 现象学概况
- 现象学出现的背景和来源
- 现象学的特点
- 课堂讨论





今天,我来讲现象学的概况、来源与特点。

一、现象学概况

“现象学”,德文是 phänomenologie, 英文是 phenomenology。Phänomen 指“现象”,“现象学”字面上就是“关于现象的学问”,胡塞尔爱说“科学”,所以现象学对于他就是关于纯现象的科学。

它二十世纪初出现在德国,就是由犹太裔德国人胡塞尔(Edmund Husserl, 1859 ~ 1938)创立的。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代表着当代现象学的出现,1900年发表第一卷,1901年发表第二卷。当然现象学可以往上溯源,比如以前黑格尔讲过“精神现象学”,但与这门课讲的现象学概念不大一样。

胡塞尔创立现象学之后,他自己的思想还在不断发展。现象学在德国进展迅速,在三十年间出现了一批非常著名的现象学家,其中尤以马丁·海德格尔(1889 ~ 1976)和舍勒(1874 ~ 1928)影响最大。30年代以后,海德格尔思想转向后期,那时舍勒已经去世。三十年代以后也并不像一些人觉得,纳粹上台以后现象学就销声匿迹了,实际上还是在发展,我觉得海德格尔后期仍然属于广义的现象学,又引发出了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

伽达默尔是1900年出生的,现在还在世(已于2002年3月

14日逝世)。还有海尔曼·施密茨,搞了一套“新现象学”,也蛮有意思。乃至后来德国出现的一些思潮,也与现象学有联系,比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40年代到50年代,在法国,现象学达到了一个高潮。梅洛-庞蒂(1908—1961)和让·保罗·萨特(1905~1980)这两位思想家把现象学推到了那个国家思想界的最高点。在法国哲学里,很多年间现象学都是显学,一直到60年代,结构主义成了显学。但是结构主义和现象学之间也有某些很有趣的、深入的关系。法国的著名现象学家还有列维纳斯、利科、阿隆,等等。现象学在法国还引发出了像福柯、利奥塔、德里达这些人的思想,他们有些被冠为结构主义者,有些是解构主义者,但都和现象学有这样那样的联系。法国自40年代以来的当代哲学可谓群星灿烂,盛况叠出,在我看来,主要的思想动力,一是现象学,二是结构主义。很多思想家都有世界性影响。像萨特,我们中国80年代有“萨特热”。去年德里达来我们北大访问,作了一些很有趣的演讲和会谈。他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传统得多。我和他接触过几次,听他演讲,与他座谈,然后法国使馆又请我们去跟他见面。原来以为他是特别地“后现代”、彻底“解构主义”,实际上他从根本上还是受西方宗教思想的影响,如基督教、犹太教。

通过这些哲学家和思想家,现象学最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欧洲大陆哲学。可以说,不了解现象学的哲学家,在欧陆哲学中几乎不可能站到思想的前沿。比如刚才提到的雅各布森,他是一个语言学家,搞音位学,非常专门的一种研究,后来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朋友、人类学家和结构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但他本人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很感兴趣,吸收了不少东西。而且现象学还影响到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各个方面,甚至另外一些领域,比如神学、社会学、政治学、艺术、艺术思想、建筑学、历史学、文学、文学批评,等等。可以说,现象学是西方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哲理——人文思潮之一。另一个能与之相比的就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的。

现象学大大改善了东西方或者是中西方哲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从原来的西方哲学对东方思想的殖民统治,变为比较平等的对话和相互欣赏。比如我们在海德格尔那里看到的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海德格尔对中国的道家非常感兴趣,而且很尊崇,确实



从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另外像德里达，对中国的书写文字比较感兴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现象学改变了西方哲学的方法，即那种割裂现象和本质、客体和主体的思维方式，使得西方不少现象学家能够看到东方思想的独特的和出色的地方，而原来在传统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控制下的那些哲学家是看不到的。有些人想看到，像黑格尔，他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提到过东方思想。但是按照他的思想看中国的、印度的，尤其是中国的，那是最低的，完全缺乏概念的规定性，《易经》、《老子》、《庄子》、《孔子》，都是如此。他对孔子最刻薄，说如果要保持孔夫子的名声，最好不去读他的书。黑格尔说你看那本《论语》，哪有什么思辨的哲学，哪有什么概念的东西？不过是一些老生常谈，全世界哪儿都看得到的，而且别的地方都比他讲得好得多。但是现象学就不一样了，通过它的思想视野，有些思想家就能够看到东方思想的优点或特点。当然，并不都是如此，很多现象学家对东方还是很疏远的。现在西方思想作为一个整体看对东方还是很傲慢，好像还是只有他们能代表最高深的纯思想。但无论如何，由于现象学的出现，为我们中国和东方思想进入世界哲学的语汇世界提供了一个契机，这里潜藏着未来哲学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在这个概说的最后来讨论一下“现象学”这个词的含义。刚才说过，这个词的字面含义可以笼统地说“现象学是一门关于现象的学问”。但是不同人的具体讲法和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胡塞尔，他说“现象学是一门关于纯粹现象的科学”^①；另一句更有方法论含义的说法是，“现象学是限制是在纯粹直观中的……本质研究”^②。这里有两个要点。首先，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限制在直观（Anschauung, intuition）里；第二，它是对于一种本质的研究。这个本质研究如果不加“直观”当然毫无新奇之处，西方传统哲学都是要理解本质，抓住本质，从古希腊开始就是这样。但把“本质”与“直观”结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本质直观”的方法，如果做深刻意义上的理解，基本上能代表胡塞尔的现象学观。

现象学是对于纯粹现象的研究，“纯粹现象”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在直观中捕捉到的那种现象，它包含着本质。“本质直观”这个基本的方法，不能小看了它，因为西方两千年的哲学史还没

有人能够提“本质直观”这么一个哲学方法。康德明确地说，范畴直观是不可能的。当然康德讲的范畴直观并不就等于胡塞尔的本质直观。但从古至今一般认为对于本质的研究要通过抽象、通过思辨、通过辩证法等等。很少说抓本质通过直观来抓的，直观接触到的只是感觉材料或对象，是与本质相对的现象，把这两个（“本质”与“现象”）结合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很有核心的意义。

再看海德格尔，他有一段很有名但非常晦涩的话。他在《存在与时间》里讨论“现象学”是什么意思。他分两部分来讨论，前面这个“现象”是什么意思，后面这个“学”（logos）又是什么意思，然后结合起来。他的结论是，现象学是这样一种研究，“它让那显现自身者，以自己显现自身的方式，被从它自己那里看到。”实际上就是说，现象学是这样一种研究，它让你能够看到现象自身显现出来的东西，既不是你强加给现象的，又不是被你无意或有意地克扣过的。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这两种讲法好像比较相近，都比较注重直观，注重现象本身，现象的自身显现。但是它们还是不一样，因为海德格尔的那个“看”并不就等于胡塞尔说的“直观”。一般觉得“看”就是“直观”，但以后我们会“看”到，他这个“看”并不等于“直观”；当然也并不矛盾。另外，现象自身显现出来的那个东西，也不一定就是或者只是胡塞尔意谓的“本质”。所以这两个说法并不等同，但有很多交叉的地方。那么我们怎么看现象学？可以用一句话，这句话是他们俩都承认的，即“朝向事情本身！”（“Zu den Sachen Selbst！”）这意味着：不要一开始你就满脑子的概念构架，老师怎么说，柏拉图怎么说，亚里士多德怎么说，康德怎么说；你不用管那个，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是首先朝向活生生的事情本身，你自己睁开你的眼睛去看，去听，去直观，然后从这里头得出最原本的东西。这与中国禅宗很相近。六祖惠能在五祖那里时，原先地位低下。得了衣钵，众人不服，去追惠能，想把衣钵抢回来。其中一僧叫惠明，追到惠能时，去提那惠能放在地上的衣钵，却提不动，于是听惠能说法。惠能说：“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惠明言下大悟。“正与么时”，是指就在这个时候：“不思善，不思恶”，所谓“善”、“恶”，还不是按某些给定的标准？钻入那些框框就不是事情本身了。王阳明的学说亦有此味道，“无善无恶是心之体”。

二、现象学出现的背景和来源

为什么在 20 世纪初的西方会出现这样一种哲学思潮，它解决了一些什么问题（尤其是老问题），又开创了什么样的新的可能，以至后来取得更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影响还是很大（虽然表面上它的热潮在西方是过去了，但它的影响力还是很悠长，它现在向全世界，包括第三世界幅射），这些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我们先来看胡塞尔的一段话，这段话很有启发，可帮助我们探讨现象学出现的背景和来源。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简称《观念 1》）61 节中说：“现象学可以说是一切近代哲学的隐秘的渴望（或译为“隐秘的憧憬”）。按胡塞尔的看法，从笛卡尔以来的近代西方哲学实际上都渴望着一种东西，以不同的方式寻求着一种东西，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现象学。前面的哲学家可能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这句话讲得稍微过强了一点，把现象学抬得太高了，当作整个近代西方哲学追求的真理的化身了。但按照胡塞尔的思路讲也还说得过去。在某个意义上，这个说法甚至可以再往上延伸，可能整个西方哲学史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于现象学的一种隐秘的渴望。近代西方哲学是古代西方哲学的一种发展，古代西方哲学到了那个地方需要做出笛卡尔那样的突破。所以我们可以说，现象学是由西方二千多年来的主流哲学中存在的内部困难和内部问题所引发的一场哲学运动。这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个别与普遍、现象与本质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个别与一般，the individual and the general）。它是由于西方哲学唯理论的出现引发的。

唯理论比较正式的出现应该是在巴门尼德，他提出“存在”是唯一的真理。当然还可以再往上追溯，那就是毕达哥拉斯，他提出“数”是万物的本源。在唯理论这个传统里一般的倾向是认为那些对子（个别，现象/一般，本质）中后者是更重要，更真实的，真理在这一边（一般，本质）。从巴门尼德（或者说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某种意义上甚至亚里士多德，都是如此。那一边（个别，现象）之所以也还有一点真理是因为它沾了这一边的光。这完全是一个偏向结构。但它也认为不能完全放弃前面那一侧，它并不是完全



不真实。它处在这一侧，“完全的光明”（一般，本质）和另一侧“完全的黑暗”（完全的独一无二，一刹就没了，完全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规整，没有任何固定的东西让你抓住）的中间。现象世界处在光明和黑暗之间，有变化在里头，但它不是瞬间变化。如何处理中间的这个领域是唯理论者一直很头疼的事情，总是解决不了这两个方面之间的真实的关系，好像它们从本性上就是不可能亲密兼容的对手关系，只能建立起一些外在的关系，比如靠抽象，或者某种判断的结构。怎么抽象呢？从众多个别中抽象出普遍。你见到很多马：红马、黄马、白马、黑马、公马、母马、小马、大马，然后你发现它们中间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马”或关于马的“本质属性”，你就把它抽象（abstract）出来，这样你就把握了这类东西的本质或者普遍性。这一匹那一匹代表个别性，把能代表它们的本质的共同点抓住了，就从个别过渡到普遍，从现象过渡到本质。这是西方哲学里从古到今一般都这样讲的，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讲，一般人的脑子里也是这样想的。实际上这是根本不成立的。你靠什么去抽象出那个共同点（common point）？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了那个共同点，你靠什么去找它？这实际上也是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他认为“一般”、“本质”在先，但亚里士多德则感到不安，如果“一般”不是从经验中得来，而是人一出生时就带有，靠“回忆”唤出，那就太神秘了。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关系，在他们那个构架里很难解决。近代以来休谟、波普反对归纳主义的那些论证，就批评了这种“抽象观”。实际上哪有什么抽象，永远是你的成见已经走在了前头，你才能看出那个共同点。布什到中国来看到的共同点和本质属性与这边的人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的，虽然都要看共同点，都要透过现象抓本质，但抓出来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西方传统哲学二千多年来在这个关键问题上，基本上是靠范畴、概念、逻辑等等从理论上在打马虎眼；比如靠这种抽象理论，或者辩证法，来自欺欺人地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唯理论构架。西方传统哲学在这个重要问题上的无能，就像童话“皇帝的新装”，大家讲得头头是道，发明了各种理论，好像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某种解决，甚至是完全的解决，实际上不过是“皇帝的新装”，织了半天，最后是 nothing。皇帝在路上走的时候大家都嚷“真美呀”，成年人都觉得这个服装真美，只有小孩子看出来他什么也没有穿。在西方哲学史上总有这种小孩子



出来戳破一下，但马上就有那些大臣出来用某种新方法再把它织上。传统的西方哲学为什么总需要这种理论化、概念化的外表，因为它需要这种理论的东西把真实的问题的挑战隔开，需要这个象牙塔来保护它。它还装出一副面貌说我们哲学的抽象应该和数学的抽象得到同样的尊敬。其实不然，数学的抽象有它的道理，它不离直观，所以它的游戏做得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产生力，能够激发很多东西。可是西方哲学往往通过这套概念范畴的摆弄（就像刚才说的“抽象”）把那个似乎解决不了的问题做几个区别，最后把它隐藏在一个角落里，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跳过去了。

讲现象学的一个通病是不考虑哲学史，就现象学讲现象学，这很不够，往往理解歪了。只有对诸如个别与一般这样的哲学史问题有比较痛切的理解，才能够比较真实地看到现象学出现的背景、来源以及特点。个别与一般之争意味着非常多的东西，不单是哲学，也意味着整个学术思想里的东西，甚至是政治里的东西，人的生存里的东西。前面提到毕达哥拉斯，他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数是万物的本源”这样一个重要命题。他要用“数”来解释的不光是数学世界，而且要解释整个人生世界和各种现象，物理现象，甚至是道德现象，信仰现象，他都要解决。所以他的“数”是本源的说法，为一种认为形式，或者普遍、本质是真实的这么一种理论开了一个头。这也很可理解，他本人是数学家，数学到了他那里变成比较演绎化、形式化的一种东西，不像原先是与经验结合在一起的。他给数学提供了论证，捕捉到数学里那个纯粹形式方面的东西。这种活的抽象是真正意义上的抽象，数学丢掉的那些东西其实对它根本没有什么损害，而它得到的是更加鲜明的数学的世界。它能够直接地论证为什么三角形内角和等于 180° ，这是绝对不会错的，不要靠千百次的归纳、总结，具体地算三角形的内角和是不是 180° ，我能从道理上论证它不会错。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尤其在那远古的时候。他会马上把这思路往下想，古代人不像我们现在有什么学科界限。他会想这么一套思维方式，是否能够运用在人生。人生这么多浑浑噩噩，这么多苦难、变化无常，如果能够像数学那样计算人生、世界的本质结构，岂不妙哉！整个人生里最重要的一些问题，什么是美德，幸福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

什么,用这一套方法一算,就算出来了,而且是严格的推演,就像数学证明的东西一样永远不会错。这个理想一直在激励着西方唯理论哲学家。到莱布尼兹提出普遍语言的思想,还是这样。后来引发了数理逻辑,一直到今天引发了计算机,人工智能,在某个意义上都是这个理想的延伸。你看美国的好莱坞电影,将来的旅游根本用不着坐飞机了,想去火星,或者别的地方,就在 program 上一点,一下就进到里头去了,那个体验和你真的人生是完全一样的,非常逼真。旅游都是数字的世界,整个世界都能模拟。就这种情况的产生与发展而言,毕达哥拉斯是个灵感源。他激发了后来的哲学家,西方哲学后来的发展在关键的时刻都有数学的幽魂冒出来,包括胡塞尔。胡塞尔早年是学数学的,他的《逻辑研究》探讨的实际上是数学的逻辑基础问题。所以毕达哥拉斯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头一个受毕达哥拉斯重大影响的就是巴门尼德。当然巴门尼德还受到他的老师克塞诺芬尼的影响。克塞诺芬尼论证“神”,荷马讲的那个神不行,什么事都干,跳来蹦去的,又杀又抢,还勾引良家妇女,尽干坏事。克塞诺芬尼说“不对”,神不可能好事坏事都干,神从本质上就只能干好事,不能干坏事,不然就不是神了。而且神怎能鲜活活的一大堆,神只能有一个,不能有许多神,许多神那就不是神了。神从根本上就只能是一个,不动、静止,靠思想决定一切。神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按照神的“本性”应该是这样。巴门尼德很受其影响,又吸取了毕达哥拉斯的思想。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的本源或本性,巴门尼德把所有的“数”全都去掉了,就留下一个:“一”是万物的本性(真实的只能是唯一的)。这倒也不完全违背毕达哥拉斯,因为毕达哥拉斯认为,“一”是所有“数”的本源。“一”加上“一”生出“二”,“二”是偶数的来源;再加上“一”是“三”,这是奇数的来源。一切数都是由奇和偶变出来的,一个偶数加上“一”是奇数,一个奇数加上“一”变成偶数,这样就生出了世界上所有的数,然后再生出整个世界。巴门尼德把这个“一”叫做“存在”,或者叫做“是”,Being,希腊文是 einai。世界按其本性只是这个“是”本身,这个“存在”,就它一个,就像克塞诺芬尼讲的“神”只能是一个。这个世界真实的地方在哪儿?只要有“多”的地



方肯定就不真实,就像多个的神肯定不是真神;只有“一”在的地方,“是”本身在的地方,“存在”在的地方,才是真实的。所以巴门尼德有一句名言,“是”不能不是,“存在”不能不存在。这话说得太对了,没法不对。“是”是其所是,“是”的意思就是说它要“是”,不能不是;“存在”的意思就是它要存在,不能让它不存在,按其本性就是这样的。所以它们是不会错的,“是”“真”的;是其所是就是真理,是其所非就是谬误。凡有真理的地方就有“是”本身,或者“存在”。“是”无往而不是,“存在”无所不在。结论就是,世界的真实所在就在那普遍的、唯一的、不变的“是”本身,或者“存在”。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思辨,非常“合理”,其合理程度与数学的“ $2 + 2 = 4$ ”一样。巴门尼德认为他真正把毕达哥拉斯的设想实现了。世界上的真理只是“存在”,而不是非存在。存在只能存在而不能不存在,这就把数学精神严格地引入了自然语言,引入了哲学思维。数学灵魂在里边动着。这一点实际上是西方唯理论的根;甚至某种程度上经验论也是,不过变得复杂一些罢了。后来的发展从根本上没有改变,不过“存在”的个数变了。

柏拉图把“存在”变成了“理型”(理念), *eidos*, 英文现在往往译为 *Form*。每一类东西都有一个“理念”,它是这些东西是其所是的根,那个“是”本身。所有的桌子,都是因为分享了一个桌子的“是”本身,“存在”本身,也就是桌子的“理型”,才能存在。这个“理型”是唯一的,不变的,它永远是其所是,永远不会错;而世界上的桌子倒不那么完美,可能这儿错了点,那儿错了点,最后被当柴劈了烧了,可是这个“理型”是不会变的。数学精神在这个地方又体现出来了。在桌子等等“理型”之上还有最高的理型,叫“善”, *Goodness*, 这还是一个“大一”。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四线段”的比喻,其实是把整个世界按照“现象/本质”模式在两边分别再划一刀,就成了四线段。“本质”部分再划一刀,下面部分是数学的理型,更高的是事物的理型和比较纯粹的、与人生有关的“美”、“善”等等理型。“现象”部分再划一刀,较高部分是我们日常见到的个别的事物,低一级的则是我们脑子里的想象、幻想。所以艺术家位置是最低的,他活在想象的世界里。如果说巴门尼德创造的那个唯一的世界实际上是神权统治的世界,可以说柏拉图创造的这个